

續古文辭類纂

冊
七

卷之十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二

下編之四

贈序類

魏冰叔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魏禧字冰叔一字叔子江西南甯都人諸生康熙

己未舉博學鴻辭不赴有叔子文集

休甯孫無言將自廣陵歸隱乎黃山十年而未行四方之士各爲文以送之詩歌之屬凡千文若序凡百數十壬寅余客廣陵吾鄉涂子山數爲余言其人余因得交之癸卯再來廣陵則無言已新易居其言歸黃山如舊時作詩文送者日益多子山曰無言悅子文子盍爲文以趣其歸余謂子山曰廣陵爲南北大都會四方商賈輻輳仕宦游俠買田宅長子孫者十餘萬家舟車過其地餽廩而食者先後踵相接不絕廣陵故利藪豪俊非常之人失志無聊恆就利以自養而天下之欲因是以願見其人者又往往寄迹於

此故廣陵。非獨商賈仕宦之都會。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會也。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技者。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吾鄉王于一客死武林。無言爲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而歸葬於南昌。然則無言之居廣陵。與歸黃山。其輕重蓋可知。余以爲無言倘能以其交游之力。從屠沽賈術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雖使無言居三十六峯深絕處。余猶將作招隱之詩。勸無言出居通都大市。不得與衣草食木者。同其寂滅。若無言謝爲不能。則絕交游。束筆硯。揮手而疾歸乎黃山可也。北宋時汴人有知其將亂而竊歎者。鄰之人聞之。徙家他適。及金師破汴。鄰人適在軍事。護其家出之。曰。吾竊聞公言。此所以報也。其人拊膺太息曰。吾言之。君且行之。吾所以爲

君鹵乎。以無言之才與智。當審擇二者。欲歸則速歸。毋持兩端。然吾終願無言之爲。廣陵有。而不爲黃山有也。若夫無言果能行吾言與否。則又非余之所敢知也。子山曰。然。遂書以送其行。

胡稚威送周司馬序

胡天游字稚威。浙江山陰人。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辭。辛未再舉。

經學有石
筍山房集

今世之制。文吏不治兵。至中書舍人官。視古尤異。其選以舉人。必試之書。書爲衆人悅。乃得署。日入閣門下。札錄編敕。惟宰相左右指。于天下事不許列。詔下可否不敢持。制詞無所掌。職事無所發揮。容容循循。祿入不供。然以便遷轉。得舉進士入翰林。故居其閒者。咸願守待。不樂外徙。今年南澳司馬缺。宜舍人歲滿者授。于是西清周侯適當是行。羣惜侯者。謂某某與侯同官。皆已取上第。或歷臺省。侯才右出。宰相誠

深知勢得請留。柰何聽其出。隨郡守後。或且謂侯南
澳去京師萬里。孤懸大海中。俗獠風信。面猩舌鳥。魚
濤颶怪。蓄疾駭作。藪盜陸梁。島嘯舶突。倭人紅夷。暹
羅荷蘭。東西南萍。國百千。稱使貢市。獸情腥服。互雜
紛呀。猝失威理。莫可帖壓。侯官中朝。習從容文雅。恐
往非意所懌。侯既受任。無勉彊辭色。趣裝具。約日以
行。聞司馬所治地六百里。防閩粵閒。一得自爲政。且
獨有兵。則大喜。今夫儒者勢藉華處。衣冠襜褕。予之
以變而不能定。有衆而不能使。利乎安而怯乎計。不
可爲通。侯挾其有。以殊于時。無所于試。惟棘壤阻隅。
亦庶自表。甯疑疑終日。闕所施爲。然則海遐崎嶇。知
方談笑以往。而忘其慷慨也。侯喜究兵法。臨事不惑。
沈以有謀。其至也。登城而望。重溟空虛。天地解散。蜃
鱷青紅。倏忽明晦。必有益自壯。以聳其奇者。予將逝。

而觀焉。姑辭焉。以俟。

姚姬傳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鼎在京師。歛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

盛清治邁逾

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鼎曰。夫黃舒之閒。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儁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旣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鼎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閒。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

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彊。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鼎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鼎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姚姬傳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

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儔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閒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歉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擢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擢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擢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蘄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

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撫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干青雲，依於危碕，岸崩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撫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撫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爲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

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

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彊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龐滑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梅伯言贈林侍郎序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千里。夫役平價。關津轉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則視民之彊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

乃假貸息錢。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振。卽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懷冰臥薪。惴不自保。民事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訾問。春氣動。糧舟畢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體國之重臣。深權密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和衆。禮俗達而政教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十月交。寶穡將薦。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沈穗漂。田更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是豈務盡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甯權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

也。故能上動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魚不災。貨商流施。疵厲寢伏。人知公撫吳之勤。休聲美實。洋溢羨衍。而豈知勞身焦思。獨運於衆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於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爲覲歸之獻。上元梅曾亮謹序。

梅伯言贈孫秋士序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暗昧。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

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抃而欲從之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遊者乎。有不忻慕笑抃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贈。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邵位西龍樹寺壽讌詩序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
道光丁酉舉人官刑部

員外郎有
遺文一卷

夫人之久生於世。年自六十以至七八九十。從未至乎是者。比觀之。而彊名之爲壽。從已至乎是。及又進乎是者。比觀之。是皆其數自致爾。亦未始見爲別異而可貴也。惟夫能文章之士。其所爲文。固已足垂數十百年之久。甚至逾遠而彌存。而其文章之工。又必待其年至而積以多。而工者且益工。若近世號工於文者。取集中所爲作。而覆其年月。四十以前者。蓋無幾。其尤工而爲人所愛誦者。多五六十以後之爲。蓋閱天下之理與事益詳。而人之與人流連往復之情。亦愈久而深且至。則所謂垂數十百年之久。以至逾遠而存者。果亦視其生世之久遠以爲差。而其他不幸中道而止者。往往猶留未至之境。爲後人所慨歎。

故夫能文章者之久生於世。非如世人之但久於世而已也。而與並生於世者。或以其祿位容貌而視之。與凡爲壽者等。則未達於天之意也。道光乙巳之春。三月二十有五日。伯言梅先生壽六十。吾黨之士相與讌於龍樹之寺。以致其庶幾久生於世之意。各爲詩。而懿辰爲之序。惟明以來之爲壽序者。不詩而序。溯元人所爲序。皆諸詩序也。亦猶唐之爲贈序者。始莫不有詩。後乃無詩。而徒贈以序。是皆詭而失文章之體。不可無辨。而吾伯言先生之爲壽。意天將繼今而遞與之年。以大昌其文。其義非詩所可盡。故反復於天。所以開先生與先生所宜益自重者。以揭於詩卷之端。

奧美
盤折

吳南屏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巴陵洞庭天下壯區也。而吳中太湖之山亦名洞庭。